



2016年10月4日安全理事会第1988(2011)号决议所设委员会主席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谨此转递安全理事会第1526(2004)号决议所设分析支助和制裁监测组的第七次报告；该报告是按照第2255(2015)号决议附件(a)段的规定，提交给安理会第1988(2011)号决议所设委员会的。

请提请安全理事会成员注意本报告，并将其作为安理会文件分发为荷。

安全理事会第1988(2011)号决议所设委员会
主席
杰拉德·范博希曼(签名)



2016年10月3日分析支助和制裁监测组给安全理事会第1988(2011)号决议所设委员会主席的信

谨随函附上根据第2255(2015)号决议附件编写的监测组第七次报告。

我要特别赞扬专家们和联合国工作人员就本报告和以往的报告在阿富汗开展了大部分工作。他们冒着重大风险，在阿富汗及其周边地区开展广泛工作；监测小组的报告工作、分析和建议，继续建立在此项工作的基础之上。

请注意，报告原件所用语文为英文。为便于参考，监测组所提建议以黑体字标示。

第1526(2004)号决议所设分析支助和制裁监测组

协调员

汉斯-雅各布·辛德勒(签名)

分析支助和制裁监测组根据关于塔利班及其他对阿富汗和平、稳定和安全构成威胁的有关人员和实体的第 2255(2015)号决议提交的第七次报告

摘要

本报告提供最新资料，介绍监测组第六次报告(S/2015/648)于 2015 年 8 月发布以来阿富汗的局势。自塔利班领导人阿赫塔尔·穆罕默德·曼苏尔·沙阿·穆罕默德(TAi.011)于 2016 年 5 月死亡以来，塔利班迅速任命海巴图拉·阿洪扎达(未列名)为他的继承人。在他领导下，塔利班能够放缓该运动的分裂进度，这种局面在阿赫塔尔·曼苏尔掌舵期间尤其明显。与此同时，整个塔利班已经加强了与基地组织和基地组织下属实体的关系。

在当前的交战季节，暴力显著增加，对省会的严重进攻继续进行。塔利班无孔不入地参与阿富汗毒品经济的情况持续发生，监测组的对话者预期来自于这种收入流的塔利班收入在 2016 年会上升。与此类似，塔利班继续深入参与非法开采阿富汗的自然资源。虽然在战场上使用简易爆炸装置的情况在当前的交战季节已经减少，但在直接冲突地区以外，塔利班正日益把这种装置用于扰乱该国的经济和社会活动。

塔利班作为一个整体，在阿赫塔尔·曼苏尔以及海巴图拉·阿洪扎达领导下继续拒绝参与与阿富汗政府的直接会谈。然而，通过于 2016 年 9 月 29 日同古勒卜丁·希克马蒂亚尔(QDi.088)签署和平协议，取得了明显的进展。

由于数千名外国恐怖战斗人员继续在阿富汗开展行动，重大的其他挑战仍然存在。大多数此类战斗人员目前与塔利班保持一种相互加强的共生关系，但保留他们各种各样的区域和国际议程。在过去 12 个月里，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伊黎伊斯兰国)(QDe.115) (以伊拉克基地组织列名)失去了在该国东部的大片领土和大批战斗人员。然而，伊黎伊斯兰国依然是一个严重的挑战。伊黎伊斯兰国在伊拉克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的核心继续试图资助伊黎伊斯兰国在阿富汗境内的行动。与此同时，伊黎伊斯兰国各团体开始在该国发展资金流。目前在阿富汗开展行动的相互联系的恐怖行为体网络强调指出，威胁不局限于阿富汗。在当前情形下，该网络有可能会渗透到整个广大区域以及国际社会。

目录

	页次
一. 塔利班的现状	5
A. 塔利班领导层的过渡	5
B. 当前的塔利班攻势	6
C. 塔利班和基地组织	7
D. 塔利班的资金以及与犯罪组织的联系	8
二. 和解	9
A. 古勒卜丁·希克马蒂亚尔和 Hizb-i Islami	9
B. 塔利班	10
三. 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	10
四. 阿富汗境内的外国恐怖主义战斗人员	12
五. 制裁执行情况	14
A. 旅行禁令	14
B. 资产冻结	15
C. 武器禁运	17
六. 监测组的工作	18
A. 与会员国、学术界和民间社会专家的合作	18
B. 与区域组织的合作	19
C. 与其他联合国机构的合作	19
D. 安全理事会与国际刑事警察组织之间的合作	19
E. 促进公开辩论	19

一. 塔利班的现状

A. 塔利班领导层的过渡

1. 2016年5月25日，塔利班在其官方的普什图语和达里语网页上发布声明，承认阿赫塔尔·曼苏尔被杀，以及海巴图拉·阿洪扎达被任命为其继承者。该声明证实，曼苏尔于5月21日在“坎大哈的 Registan 区和俾路支斯坦的 Noshki 区中间”被杀。¹ 声明补充指出，任命海巴图拉·阿洪扎达为曼苏尔的继承者，是塔利班领导人理事会达成的一致意见。该声明还证实 Yaqub 毛拉(未列名)和 Sirajuddin Jallaloudine Haqqani (TAi.144)是他的副手。² 阿赫塔尔·曼苏尔死亡已经得到几个会员国的证实。监测组的那些对话者强调，与2015年7月任命阿赫塔尔·曼苏尔为 Omar 毛拉³ 的继承者形成反差的是，任命海巴图拉·阿洪扎达似乎是一个相对迅速并且不复杂的过程。曼苏尔2015年被迫与塔利班的几个关键指挥官进行谈判，迫使并贿赂他们宣誓效忠他，而海巴图拉·阿洪扎达则在获得任命后的几个星期内得到塔利班所有主要权力中心的忠诚保证。⁴

2. 几个会员国称，领导层过渡最主要的效果是加强了塔利班作为一个运动的内部凝聚力。虽然在曼苏尔死亡之后进攻的节奏立即有所减弱，但是到夏初，塔利班在赫尔曼德省和昆都士省都已经组织起来。这使他们能够对阿富汗国防和安全部队造成压力。在阿赫塔尔·曼苏尔领导下，Fidayi Mahaz (未列名)等激进分裂团体(S/2015/648, 第6段)积极把自己标榜为反对塔利班运动的内部反对力量，表示反对任何开展谈判进程的努力(S/2014/888, 第22段)。会员国向监测组指出，海巴图拉·阿洪扎达注重协商一致的领导风格以及其作为一个宗教学者而不是一个政治或军事人物的形象，在很大程度上扭转了该运动自2013年以来形成的分裂局面(S/2014/402, 第22-24段)。然而，“拓宽该运动的政治帐篷”对该运动做为一个整体可能开展的谈判进程也造成了更加消极的姿态。

3. 然而，并非所有塔利班成员都满足于海巴图拉·阿洪扎达的领导。2016年8月9日，已故塔利班军事指挥官 Dadullah Akhund 毛拉家属中的资深成员承诺效忠海巴图拉·阿洪扎达。⁵ 然而，监测组的阿富汗对话者称，此后不久，一个分裂团体 Mansur Dadullah 阵线(未列名)成立了一个15人理事会，挑选 Mansur Dadullah 的外甥、25岁的 Mawlawi Mohammad Ebrahim Dewbandi (a.k.a. Emdadullah) (未列

¹ 另见下文第40段。

² 2016年6月13日在塔利班网站上发布的伊斯兰酋长国领导人理事会关于 Amir ul-Mumineen Mullah Akhtar Mohammad Mansour 殉难和选举新领导人的声明。

³ Mohammed Omar Ghulam Nabi (TAi.004)列名。

⁴ 监测组在其第六次报告(S/2015/648)附件中概要列出了塔利班领导层的结构。

⁵ “伊斯兰酋长国的英雄 Dadullah Akhund 毛拉烈士的家属和指挥官承诺效忠”，2016年8月13日发布在塔利班网站上。

名)为其新领导人。该阵线宣布反对海巴图拉·阿洪扎达,并把他斥为 Omar 毛拉、Dadullah 毛拉和 Mansur Dadullah 的谋杀者。

4. 此外,几个会员国向监测组解释说,2015 年任命 Sirajuddin Jallaloudine Haqqani (TAI.144)为阿赫塔尔·曼苏尔的副手之一以后,哈卡尼网络(TDe.012)对塔利班运动军事事务的影响力增加。在海巴图拉·阿洪扎达获得任命并且确认 Sirajuddin Jallaloudine Haqqani 为其副手之一以后,这一地位得到进一步加强。这一地位意味着他将负责日常军事行动。在过去,哈卡尼网络对任何潜在的政治谈判都表现出明显的强硬姿态。2016 年 8 月底,塔利班任命 Ibrahim Sadar 为军事负责人,这一任命看起来是再次确认他的位置,因为他此前曾于 2014 年被任命为塔利班军事委员会的首脑。

5. 至于塔利班在当前夏季攻势⁶中的行动执行情况,会员国以及监测组的国际对话者解释说,阿赫塔尔·曼苏尔的死亡仅仅对塔利班的行动产生了短期影响。事实上,暴力程度与 2015 年同期相比略有增加(S/2016/768,第 17-18 段)。然而,几个会员国解释说,塔利班进入当前的交战季节时,期望能够哪怕临时占领几个省会。在撰写本报告时,塔利班尚未能够达到这一目标。一个会员国向监测组强调指出,阿赫塔尔·曼苏尔在当前攻势开始后不久于 2016 年 5 月的死亡,已经导致塔利班各指挥官之间出现了一些混乱和迷茫,在阿富汗南部更是如此,因此塔利班在目前正在持续的交战季节未能占领哪怕一个省会,也可能是因为领导层在 5 月份发生了变化。

B. 当前的塔利班攻势

6. 尽管在当前的交战季节开始时,塔利班不同指挥官之间在该国南部的协调与 2015 年相比似乎显示出某种程度的不足,但阿富汗的军事局势总体上有所恶化。在整体上,政府军与塔利班之间武装冲突的次数增加了 10%至 13%,阿富汗国防和安全部队在 2016 年遭受的损失与 2015 年相比增加了 10%。使用简易爆炸装置的次数已经减少。2015 年,在大约 30%的袭击中据报使用了此类装置;然而,袭击次数据报在当前年份已经下降到 18%(S/2016/768,第 17-18 段)。会员国和阿富汗当局向监测组解释说,塔利班正在越来越多地使用简易爆炸装置来破坏民用基础设施,例如封锁有重要经济意义的道路。例如,监测组的国际对话者解释说,在赫尔曼德省的当前交战中,塔利班在马路上安放了大量简易爆炸装置,因此平民原则上停止使用该省的公路,倾向于沿着沥青路面而不是在沥青路面上出行。监测组在喀布尔的高级对话者评估称,在 2016 年开始时,塔利班与阿富汗国防和安全部队之间在赫尔曼德、加兹尼、帕克蒂卡、楠格哈尔和昆都士等省的战斗已经加剧。国际和阿富汗对话者报告称,阿富汗南部地区当前的安全局势是,塔利班造成的压力正在上升,并且塔利班正在日益巩固与当地部落团体的联盟关系。

⁶ 2016 年 4 月 12 日,塔利班在其网站上宣布开始当前的夏季攻势,称为“Omari 行动”,以纪念 Omar 毛拉。

7. 监测组的阿富汗和国际对话者强调指出，在当前的交战季节，赫尔曼德省是塔利班的一个特别重点。一个会员国向监测组解释说，领导层计划把一些成员搬迁到阿富汗，并认为赫尔曼德省是一个可能的重要地区。阿富汗官员指出，一些关键的领导人，诸如军事委员会首脑 Mohammad Naim Barich (TAi.013)、Ibrahim Sadar (未列名)、Hafiz Mukhibullo Barakzai (未列名)以及塔利班安全部门的新首脑 Shirin 毛拉(未列名)，都已经搬迁。

8. 在该国北部，几个会员国向监测组解释说，有人担心塔利班试图控制阿富汗与几个中亚共和国之间的边界。这不仅将使塔利班的部队能够不受干扰地将毒品走私出该国边境，而且还可能使塔利班能够非法获得武器和弹药并通过该边境转运到阿富汗境内。

9. 几个会员国强调指出，对阿富汗国防和安全部队的持续国际支持，包括空中支持，依然具有战略重要性，以便遏制该国正在持续的塔利班军事压力。

C. 塔利班和基地组织

10. 几个会员国向监测组强调指出，塔利班运动与基地组织、尤其是基地组织核心之间的关系，在曼苏尔掌舵该运动领导人期间已经加强，并且领导人换成海巴图拉·阿洪扎达也没有扭转这一趋势。监测组在最近的报告(S/2016/629，第 1-2 段)中指出，展现这种调整的事件是，2016 年 5 月 31 日，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QDe.129)、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QDe.014)和黎凡特人民支持阵线(QDe.137)为曼苏尔发布了一份由所有三个团体签名的联合悼文。之后，基地组织印度次大陆分支于 2016 年 6 月 16 日发布了一份措辞类似的悼文。基地组织当前的领导人 Aiman Muhammed Rabi al-Zawahiri (QDi.006)于 2016 年 5 月 27 日宣布忠诚于塔利班新领导人海巴图拉·阿洪扎达。⁷

11. 阿富汗基地组织前领导人 Nayef Salam Muhammad Ujaym Al-Hababi, a.k.a. Faruq al-Qahtani (QDi.390)已离开该国，其位置目前不确定。阿富汗基地组织新领导人是 Rasul Khan (未列名)，他是阿富汗国民 Adam Khan 的儿子。阿富汗安全官员称，阿富汗基地组织当前成员的作用和形象与塔利班非常不同：他们受教育程度更好、更受意识形态的驱使并且更有战略意识。

12. 在当前的攻势期间，基地组织战斗人员、尤其是那些表明忠诚于基地组织印度次大陆分支的小组，为塔利班战斗团体发挥了更加积极的辅助作用。几个会员国解释说，基地组织战斗人员担任塔利班各团体的专业指导员，在设计简易爆炸装置方面更是如此。⁸ 此外，一个会员国指出赫尔曼德省有基地组织印度次大陆

⁷ 这重复了 2015 年已经确立的模式，当时宣布 Omar 毛拉死亡以及任命阿赫塔尔·曼苏尔为塔利班新领导人。在两种情况下，无论是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伊黎伊斯兰国)的领导层还是与其有关的团体，都未对塔利班领导人的死亡发表评论。

⁸ 一个会员国报告说，简易爆炸装置的关键促进者之一 Abd-al-Hamid al-Masli (QDi.320)在当前的交战季节期间已经在阿富汗被打死。

分支战斗人员，这是基地组织印度次大陆分支战斗人员作为一个可识别的独立群体出现在阿富汗南部。

13. 除基地组织印度次大陆分支以外，阿富汗当局以及其他会员国对话者解释说，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QDe.010)的战斗人员继续在阿富汗北部作为一个可识别的独立群体交战。尽管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的一部分在 2014 年底已经加入阿富汗境内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伊黎伊斯兰国)新出现的小组(S/2015/648, 第 19 段)，但该团体的其他成员继续在该国北部开展行动。

14. 最后，尽管忠于基地组织下属团体拉什卡-塔伊巴组织(QDe.118)和巴基斯坦塔利班运动(QDe.132)，这两个团体已经搬迁到阿富汗，以逃避“Zarb-e-Azab”行动给他们造成的军事压力(S/2015/648, 第 2 段)。其战斗人员在 2015 年在阿富汗东部作为独立的团体交战，但在当前的交战季节，这些战斗人员似乎已经编入塔利班各个交战团体，不再是可识别的独立行动实体。因此阿富汗官员向监测组报告说，所逮捕的在阿富汗境内与塔利班开展行动的来自巴基斯坦反叛战斗人员的人数有所增加。

D. 塔利班的资金以及与犯罪组织的联系

15. 对塔利班收入来源的分析显示，这些来源仍然高度多样化，有多个收入流，这使塔利班能够迅速取代正在下降的资产流。阿富汗官员和会员国的对话者评估认为，塔利班的收入来源(按依次减少的顺序)主要是毒品、采矿、绑架索取赎金和外部捐助。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的文献记录表明，2015 年阿富汗的鸦片总产量下降大约 19%。⁹ 然而，监测组的国际对话者估计，2016 年，总产量可能会再次上升 10%。监测组的国际对话者解释说，这种潜在上升的原因是 2016 年的气候条件比较有利，以及该国北部、尤其是巴尔赫、巴德吉斯和法里亚布等省的罂粟产量大幅度增加。这还将抵消赫尔曼德省持续交战所造成的罂粟产量预期下降的问题，该省是该国的罂粟主产省份之一。¹⁰ 因此，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估计，罂粟种植和产量在 2016 年很可能会上升，并且塔利班将从非法毒品经济中每年得到多达 4 亿美元的收入，占塔利班收入的大约 50%。¹¹

16. 阿富汗官员称，大约 300 万阿富汗人与毒品经济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一名阿富汗高级官员发表意见说，由于塔利班在毒品贸易中无孔不入，因此毒品与恐怖主义之间已经不再有分界线。的确，如果把毒品种植和生长地区与塔利班使用军事资

⁹ 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和阿富汗禁毒部，《2015 年阿富汗鸦片调查：社会经济分析》(2016 年 3 月)，第 3 页。

¹⁰ 如，见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和阿富汗禁毒部，《2015 年阿富汗鸦片调查：种植和生产》(2015 年 12 月)，第 12 页。

¹¹ 一个会员国评估认为，塔利班每年来自于非法毒品经济的估计 4 亿美元收入可能属于高估，但得出结论认为，无论得到多少收入，都足以维持塔利班的战斗部队。

源以维持长期存在的该国各地区的地图叠放，就会出现大片重叠地区。¹² 塔利班利用对关键检查点的军事袭击以及付款和谈判等方法，设法将罂粟原料从赫尔曼德省和南部地区运到阿富汗东北部地区进行化学加工，从那里再次运回南方出口。

17. 非法采矿依然是塔利班的重要收入流。阿富汗官员以及监测组的国际对话者报告说，自监测组的第六次报告(S/2015/648)发布以来，该地区的局势在战略上没有改善。监测组在 2015 年发布的关于塔利班与有组织犯罪的合作的特别报告(S/2015/79)中概要指出，塔利班依然直接参与该行业，为此控制非法矿址、特别是该国南部和东部的矿址，向凭执照经营的阿富汗采矿公司敲诈勒索钱财，以及担任其他非法开采的自然资源的运输协调人。塔利班无孔不入地介入非法采矿一事，在最近也引起了国际关注。¹³ 在监测组最近访问期间，几名省级官员还向监测组通报说，塔利班持续把矿址和采矿公司作为目标，以便要么接管矿址，要么向正在运转的合法采矿公司敲诈勒索钱财。

二. 和解

A. 古勒卜丁·希克马蒂亚尔和 Hizb-i Islami

18. 阿富汗官员向监测组概要指出，自 2016 年初以来，阿富汗政府与 Hizb-i Islami Gulbuddin(未列名)及其领导人古勒卜丁·希克马蒂亚尔定期接触的速度和强度都有所增加。因此，看起来可能有潜在的机会达成协议，对 Hizb-i Islami 实行和解。2016 年 5 月和 6 月，高级和平理事会和 Hizb-i Islami 之间举行了讨论，以确定和平协议的条件。在这些条件中，摘要而言，后者将同意停止军事活动，切断与所有恐怖团体和其他非法武装团体的联系，停止向他们提供进一步的支持，并承认阿富汗的宪法和法律。作为回报，阿富汗政府同意为 Hizb-i Islami 参加政府机构铺平道路。¹⁴ 除其他外，政府还承诺与安全理事会、某些国家和其他机构进行协商，尽快取消他们对 Hizb-i Islami、其领导层和成员实施的限制。

19. 阿富汗政府代表和 Hizb-i Islami 的代表于 2016 年 9 月 22 日草签了该协议，¹⁵ 阿富汗总统阿什拉夫·加尼于 2016 年 9 月 29 日以及希克马蒂亚尔通过与喀布尔总统府的视频链接正式签署了该协议。签字仪式在电视上现场播放。这一进程的完成可以被视为整个和解进程取得进展的一个明显标志。监测组的一些对话者评估认为，用来与 Hizb-i Islami 达成和解协议的进程也可以被视为与其他团体实现

¹² 这是一个持续的局面；监测组在其第六次报告(S/2015/648)第 49 段中已经强调指出过这一点。

¹³ 特别见 Global Witness, *War in the Treasury of the People: Afghanistan Lapis Lazuli and the Battle for Mineral Wealth* (2016 年 6 月)，第 20-21 页。

¹⁴ 如需查阅关于协议详情的报道，例如，见 TOLONews, “Details of peace agreement mapped out”, 2016 年 9 月 20 日。

¹⁵ 例如，见 Josh Smith 和 Mirwais Harooni, “Violent past revisited as Afghanistan initials accord with notorious warlord”, 2016 年 9 月 22 日。可在下列网站上查阅：www.reuters.com。

和解的模版。然而其他人指出，Hizb-i Islami 的结构与等级制度远远没有该组织严密的塔利班运动之间有重要差异，因此如果要与塔利班达成和解协议，所采用的方法很可能要非常不同。尽管如此，如果与 Hizb-i Islami 的和解证明是持久的，会员国认为这是阿富汗政府取得的一个非常有象征意义的成就。

B. 塔利班

20. 2016 年 1 月，阿富汗、中国、巴基斯坦和美利坚合众国组成四边协调小组，为与塔利班的和谈做准备。¹⁶ 会员国向监测组解释说，尽管该小组所有成员都做出了巨大努力，开始喀布尔和塔利班之间的直接会谈，塔利班于 2016 年 3 月 5 日发表一份声明，宣布当前不打算参加会谈。¹⁷

21. 几个会员国向监测组报告说，塔利班在阿赫塔尔·曼苏尔领导下，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希望谈判的迹象，这种局面自海巴图拉·阿洪扎达接任塔利班领导人以来没有改变。这些会员国的评估结果是，尽管海巴图拉·阿洪扎达作为一个资深传教士有很强的意识形态资格，即便他有愿望就和解进行讨论，但他的协商一致领导风格在当前将限制他获得权威的能力。阿富汗官员和监测小组的几个国际对话者称，塔利班运动内的大多数权力掮客相信，当前的交战季节对他们而言进展顺利，并且他们继续相信他们将能够在军事上赢得冲突。因此，在目前，他们认为该运动的领导层没有动力开展战略谈判进程。

22. 2016 年 2 月，Pir Sayed Ahmad Gailani 被任命为高级和平理事会首脑。前第二副总统 Karim Khalili 以及巴米扬省前省长 Habiba Surabi、Mawlawi Ataur Rahman Saleem 和 Mawlawi Abdul Khabir 被任命为理事会首脑的副手。阿富汗官员向监测组解释说，如果塔利班选择与其进行认真的谈判的话，高级和平理事会当前在充分运转。监测组的对话者强调指出，目前正在进行一些改革以改进理事会。在新的提案中，理事会成员的人数将从 73 名减少到大约 50 名。这 50 名成员将在三个主要委员会以及视需要增设的特设委员会之间分配。各委员会的工作将依据理事会的订正政策，其中概要提出了该组织实现“和平与繁荣”的五年期计划，其基础是三个关键支柱，即：牵头开展和平举措；扩展和平举措；以及帮助实现所有阿富汗人的社会和平与正义。

三. 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

23. 伊黎伊斯兰国在阿富汗的处境 2015 年以来明显被削弱(S/2016/629, 第 18-19 段)。阿富汗政府官员说，在 2015 年它的影响力达到顶峰时，该团体能够最多暂

¹⁶ 例如，见阿富汗外交部，“联合新闻稿：阿富汗、中国、巴基斯坦和美国的四边协调小组会议”，2016 年 1 月 11 日。

¹⁷ “阿富汗伊斯兰酋长国关于不派代表参加即将举行的四边协调小组会议的新声明”，2016 年 3 月 5 日发布在塔利班网站上。

时控制楠格哈尔省的 9 个地区。然而，目前该团体最积极参与的部分已减少到该省内最多三个半地区。与此同时，由于阿富汗国防和安全部队对其采取的行动和国际部队进行的空袭，伊黎伊斯兰国战斗人员的人数有所下降。该团体夺取和控制领土的能力，也因与塔利班战斗人员对地方影响力、尤其是资源、资金和人力资源的争夺产生的冲突而受到影响。

24. 几个会员国向监测组报告说，阿富汗东部的伊黎伊斯兰国战斗人员人数已经降至大约 1 600 人，其中 700 多名是外国人，主要驻扎在楠格哈尔省的 Deh Bala、Kot、Achin 和 Naziyan 等地区。¹⁸ 约 200 名伊黎伊斯兰国战斗人员驻扎在库纳尔省。据阿富汗和监测组的国际对话者称，一些伊黎伊斯兰国战斗人员正在努力从楠格哈尔省和库纳尔省转移到努里斯坦省。伊黎伊斯兰国的小型团体在拉格曼省、巴达赫尚省和巴格兰省(Burkah 和 Nahrin 区)以及昆都士省和查布尔省、特别是在 Kakar 区开展行动。在阿富汗北部，伊黎伊斯兰国与 Jundallah (未列名)合作，该组织与巴基斯坦塔利班运动有关联。

25. 阿富汗政府官员和几个会员国向监测组确认，阿富汗境内的一名伊黎伊斯兰国领导人 Hafiz Saeed Khan(未列名)在 2016 年 7 月 26 日一次空袭中被打死。几个会员国向监测组解释说，阿富汗境内近一半的伊黎伊斯兰国成员为非阿富汗裔，大部分战斗人员来自阿富汗和巴基斯坦边境地区。根据几个会员国的评估，伊黎伊斯兰国失去了在 2015 年期间选择返回该行动的大量前塔利班战斗人员。尽管如此，该团体继续能够吸引心怀不满的塔利班战斗人员。会员国向监测组强调的一个特别的风险因素是，伊黎伊斯兰国可能在返回的阿富汗难民中招募人员。根据会员国的信息，伊黎伊斯兰国能够向其战斗人员支付约 500 美元的加入费。

26. 在整个 2015 年和 2016 年，该团体在阿富汗境内持续开展积极的宣传运动。例如，阿富汗官员称，尽管阿富汗部队和国际部队以该团体运作的的一个移动电台为目标采取了三次成功的行动，在这些工作中发挥关键作用的仍然是该电台。此外，该团体还积极通过互联网传播宣传材料。根据监测组的阿富汗对话者提供的资料，伊黎伊斯兰国在阿富汗的宣传部门由一名专业录像制作人兼记者 Sultan Aziz Ezan(未列名)领导，该人毕业于贾拉拉巴德大学。在楠格哈尔省和霍斯特省，伊黎伊斯兰国还发布了所谓“夜间电报”，以恐吓当地居民和阿富汗政府支持者。

27. 几个会员国和阿富汗安全官员的评估认为，伊黎伊斯兰国和塔利班之间的关系在阿富汗的不同地区是有区别的。在一些省份，特别是在昆都士省和库纳尔省，伊黎伊斯兰国战斗人员与塔利班战斗团体进行互动，避免冲突。然而，在该国其他地区，这两个团体争夺资源、领土和影响力。这在该国东部最为明显，特别是在楠格哈尔省。尽管如此，阿富汗官员向监测组报告指出，尽管塔利班团体和伊黎伊斯兰国在该省经常发生冲突，伊黎伊斯兰国仍然愿意向塔利班的战地指挥官支付每月 1 000 美元的工资，前提是愿意合作并且不反对伊黎伊斯兰国。

¹⁸ 见 S/2016/629，第 18 段，其中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战斗人员人数估计少于 3 500 人。

28. 除了阿富汗东部，这两个团体在法拉省和赫尔曼德省也发生了冲突，塔利班在这两个地方打败了伊黎伊斯兰国的多个不同团体。据几个会员国称，塔利班与伊黎伊斯兰国争夺的主要焦点是对毒品生意的影响力。根据从一些会员国收到的资料，伊黎伊斯兰国 2015 年在楠格哈尔省其控制下的地区购买并随后烧毁了罂粟收成。阿富汗当局向监测组解释说，在该国其他地区，伊黎伊斯兰国战斗人员拦截并销毁了属于塔利班的毒品货物。

29. 几个会员国向监测组简要提到，在阿富汗的伊黎伊斯兰国大多数资金来自于外部来源。伊黎伊斯兰国在伊拉克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的核心力量已做出努力，在财政上支助阿富汗境内的伊黎伊斯兰国，就象对该地区以外的其他伊黎伊斯兰国团体一样。阿富汗对话者向监测组报告说，伊黎伊斯兰国还通过个人捐款从更广泛的地区得到外部支助。据几个会员国称，一些向伊黎伊斯兰国提供的外部资金支助正在利用哈瓦拉汇款系统等非正规渠道移转。不过，有几个会员国向监测组强调，伊黎伊斯兰国也开始在阿富汗境内发展收入来源：该团体向贸易商和当地居民进行勒索；将绑架勒索赎金作为一种收入来源；以及出售非法采伐的木材。阿富汗官员向监测组解释说，伊黎伊斯兰国战斗人员每月收到一笔小额付款；然而，他们的家人获得了住房、粮食、衣服和其他必要的物品。2016 年夏季，伊黎伊斯兰国在阿富汗的财务主管 Azan Gul(未列名)被阿富汗当局逮捕。

四. 阿富汗境内的外国恐怖主义战斗人员

30. 根据几个会员国和阿富汗政府官员的评估，阿富汗境内的武装反对派总共有大约 45 000 名战斗人员。其中，据评估 20%至 25%为非阿富汗裔战斗人员。监测组若干高级对话者将阿富汗目前的局势描述为不良行为体的“培养容器”，这些行为体彼此相互加强，不仅对该国、而且对国际社会构成越来越重大的恐怖主义挑战。

31. 阿富汗对话者表示，在该国的外国恐怖主义战斗人员可以大致分为四组。第一组也是占这些战斗人员的最大比例的一组是目前阿富汗境内战斗的人员，这些人员大约 7 500 至 7 600 人，因军事行动 Zarb-e-Azb 逃离巴基斯坦，目前正与阿富汗塔利班并肩战斗。这些战斗人员来自巴基斯坦塔利班运动(TTP)(QDe.132)、拉什卡-塔伊巴组织(QDe.118)、拉什卡-简戈维组织(LJ)(QDe.096)、穆罕默德军(QDe.019)、圣战者运动(QDe.008)和其他组织。

32. 阿富汗官员称，例如拉什卡-塔伊巴组织战斗人员正在坎大哈省 Maywand 地区向塔利班的新兵提供培训。一批忠于圣战者运动的 250 名战斗人员在帕克蒂亚省与哈卡尼网络(TAe.012)合作。在 2016 年夏季，由 Abdul Haq Ayoubi 领导的位于帕克蒂亚省 DandWaPatan 和 Jaji 地区的该组织，与阿富汗塔利班一起参加了对 Hisarak 地区的袭击。乌兹别克-维吾尔外国恐怖主义战斗人员也参加了这一袭击。

33. 第二组外国恐怖主义战斗人员据报告包括来自中国、俄罗斯联邦和中亚的人员。这些武装分子目前与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ETIM)(QDe.088)、伊斯兰圣战组织(QDe.119)、Jundallah(未列名)和Jamaat Ansarullah(未列名)一起战斗。阿富汗官员向监测组报告说,最近几个月,约300名来自中亚的武装分子与家人一起出现在查布尔省的Daychopan、Arghandab和Kakar等地区。

34. 在赫尔曼德省北部,据报告也有许多乌兹别克和塔吉克裔战斗人员。阿富汗当局认为,他们可能是KatibatImam Bukhari团体(未列名)的成员,他们宣誓效忠塔利班运动新领导人海巴图拉·阿洪扎达,该人以前已经从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转移到阿富汗(S/2016/629,第19段)。阿富汗高级官员评估,这些战斗人员在阿富汗存在的目的是在该国北部和东北部省份建立一个支持者网络,以获得经验、网络并为返回其原籍国作准备。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和东突伊斯兰运动与阿富汗塔利班密切合作,但往往认为自己是伊黎伊斯兰国人员。这应被视为一种合作对伙伴双方有益的共生关系。

35. 第三组外国恐怖主义战斗人员包括主要驻扎在楠格哈尔省和库纳尔省的伊黎伊斯兰国成员。来自邻国的大约1600名战斗人员驻扎在楠格哈尔省,200人驻扎在库纳尔省。在阿富汗的伊黎伊斯兰国外国恐怖主义战斗人员主要来自阿富汗/巴基斯坦边境地区的三个部落区:奥拉格宰族部落区、开伯尔族部落区和巴焦尔族部落区。

36. 阿富汗的第四组外国恐怖主义战斗人员包括作为基地组织印度次大陆分支一部分的基地组织的代表。目前,他们正在努力争取在阿富汗成为至关重要的角色。阿富汗官员评估认为,在阿富汗的基地组织成员人数为400至600人,并主要在该国南部、东部和东北部省份。2016年,120个基地组织成员家庭迁入楠格哈尔省的Khogyani区。基地组织成员没有显著参与阿富汗境内的战斗,主要是充当塔利班、哈卡尼网络、拉什卡-塔伊巴组织和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的嵌入式培训人员和顾问。

37. 大多数在阿富汗的外国恐怖主义战斗人员需要阿富汗塔利班提供安全避难所援助,许多人希望从那里利用阿富汗作为在本国实现主要目标的跳板。在昆都士和巴达赫尚等省的该国最北部地区的塔利班和下属团体的存在,就是这一共生关系的实例。因此,阿富汗高级官员强调指出,他们认为目前对阿富汗构成的威胁具有国际性质,并正好在阿富汗自身无法控制局势的时候。他们还强调,这一问题可能因预计将在2016年期间从巴基斯坦返回的多达100万阿富汗难民的涌入而加剧。¹⁹ 阿富汗高级官员目前感到关切的是,大量返回的难民可能为阿富汗各种激进团体招募人员提供肥沃的土壤。

¹⁹ 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有关从巴基斯坦返回的阿富汗难民的最新情况(2016年9月5日)。可查阅 www.refworld.org/docid/57d0106e4.html。

五. 制裁执行情况

A. 旅行禁令

38. 对列名人员实施旅行禁令仍然是一项挑战。监测组继续监测定期但未经证实的称列名人员仍在旅行的国家、区域和国际媒体的报道。多数报道声称，这些列名人员的旅行与当前塔利班运动和阿富汗政府之间启动直接谈判进程的努力有关。监测组尚未收到任何会员国对这些可能的违规行为的正式确认。

39. 第 1988(2011)号决议所设的旅行禁令仍然是一个有力的制裁措施，塔利班对该措施曾作出批评，称他们因这一措施无法自由移动(S/2015/648, 第 33 段)。因此，对所有列名个人严格执行旅行禁令仍然是维持对塔利班领导层的影响力的一個关键工具。在这方面，值得注意的是，据报告，对古勒卜丁·希克马蒂亚尔和阿富汗政府之间可能达成和解至关重要的一个问题是，政府同意致力于与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协商，以尽快解除对希克马蒂亚尔实施的制裁。希克马蒂亚尔目前是在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和基地组织制裁制度下列名的个人。

40. 根据塔利班的声明，曼苏尔毛拉的死亡地点是在坎大哈省 Registan 地区和俾路支斯坦省的 Noshki 地区之间。²⁰ 新闻报道称，曼苏尔先生在死亡之前曾前往其他国家参加会议和筹集资金，其中一些信息是塔利班发言人 Zabihullah Mujahed 提供的。阿富汗政府高级官员也证实，据他们了解，曼苏尔在死亡之前在整个区域旅行。这突出表明一些被列名的个人可能使用虚假或伪造的身份获得身份证件的风险。

41. 提供生物鉴别数据、特别是照片和指纹，是一个可以实现旅行禁令更有效执行的重要手段。生物鉴别数据使得确定一个人身份的工作可以不需要依靠潜在的旅行证件中的个人身份数据。多年来，监测组与会员国合作收集这方面的数据，以便列入国际刑事警察组织(国际刑警组织)-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特别通告(S/2014/402, 第 38-39 段)。这导致提供有关根据第 1988(2011)号决议所设制裁名单上所列个人的生物鉴别数据的工作大量增加。然而，在阿赫塔尔·曼苏尔这样的重要个人的数据集里面仍然缺乏经核实的照片。

42. 监测组建议委员会鼓励会员国根据委员会在 2014 年提出的要求，提交目前列在第 1988(2011)号决议制裁名单上的个人的照片，以列入国际刑警组织-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有关特别通告。

43. 监测组与国际刑警组织的专家以及若干国家执法机构的讨论强调，对于指纹，最重要的数据格式是 ANSI NIST-ITL 格式。²¹

²⁰ 领导层理事会 2016 年 5 月 28 日在塔利班网站上发表了关于忠诚的领导人阿赫塔尔·穆罕默德·曼苏尔的殉难和新领导人选举的声明。

²¹ 国际刑警组织，ANSI/NIST-ITL 1-2007，指纹、脸部和 SMT 信息交流数据格式：国际刑警组织执行工作(第 5.03 版，2011 年 4 月)。

44. 为确保提高委员会提供的指纹数据的国际互操作性，监测组建议委员会致函会员国，鼓励尚未这么做的会员国在掌握信息的情况下向监测组和安全理事会事务司以 ANSI/NIST-ITL 1-2007 格式提交列名个人的指纹，以便将此等信息纳入国际刑警组织-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特别通告。

B. 资产冻结

45. 阿富汗继续发展法律和监管框架，以打击资助恐怖主义的行为。该项工作是与金融行动任务组密切合作开展的。阿富汗金融交易和报告分析中心是阿富汗的金融情报单位，在这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监测组自其第三次报告以来记录了为阿富汗的货币服务提供商颁发许可证的工作(S/2013/656, 第 49 段)。该工作正在进行，并已扩大到该国的大多数省份。阿富汗金融交易和报告分析中心在其网站上维持该国各个区域持有执照的货币服务提供商名单。²²

46. 金融交易和报告分析中心提供的与制裁有关的信息，加强了为货币服务提供商颁发许可证的工作，监测组认为这有可能成为该区域的最佳做法。阿富汗金融交易和报告分析中心在其网站上保持与 1988(2011)号决议和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和基地组织制裁名单有关的链接。²³ 此外，阿富汗官员向监测组报告，1988(2011)号决议名单的达里文和普什图文非正式译文对其在实施有关制裁规定方面的日常工作特别有用。²⁴ 达里文和普什图文名单已经提供给所有省长，省长随后通告了各自省份的相关财务利益攸关方。如果发现交易涉嫌与列名个人或实体有关联，阿富汗金融交易和报告分析中心的省级办事处向喀布尔作出报告，喀布尔将依据两个制裁名单之一的正式英文文本核对这些报告。如果发现匹配，则冻结相应的资金。阿富汗官员向监测组解释说，在过去，每个冻结令需要阿富汗总检察长的具体指示。2016 年 7 月 20 日，阿富汗总检察长发出了长期命令，使得在发现与当前制裁名单以及第 1988(2011)号决议名单和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和基地组织制裁名单今后所有最新名单匹配时可以冻结资金。²⁵

47. 2016 年 9 月 1 日，列名条目按英文字母顺序排列以及按永久参考号码列示的制裁名单的新版本开始实行。新版本修改了第 1988(2011)号决议名单以及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和基地组织清单的网址。

²² 例如，见坎大哈省西南地区登记货币服务提供商清单，可查阅 www.fintraca.gov.af/MSPs/SouthWestZoneActive.html。

²³ 分别见 www.fintraca.gov.af/UN1988.html 和 www.fintraca.gov.af/UN1267.html。

²⁴ 达里文翻译，见 www.un.org/sc/suborg/sites/www.un.org.sc.suborg/files/1988_dari.pdf；普什图文翻译，见 www.un.org/sc/suborg/sites/www.un.org.sc.suborg/files/1988_pashto.pdf。

²⁵ 阿富汗，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依照《联合国宪章》第七章发布的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第 1267(1999 年)号决议、第 1988(2011)号决议和其后各项决议指认的个人、实体和组织的资金和资产冻结令(2016 年 7 月 20 日)。

48. 鉴于阿富汗金融交易和报告分析中心和其他政府当局定期通过安全理事会各委员会网站查阅这些清单，监测组建议委员会通过给所有会员国的普通照会转递第 1988(2011)号决议和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和基地组织制裁名单的新网址。

49. 塔利班继续直接和间接地参与非法开采阿富汗的自然资源。²⁶ 根据监测组基于其与阿富汗政府以及几个会员国的讨论作出的评估，塔利班这样的开采行为除了通过窃取不可再生的自然资源损害国家经济发展以外，还一直是其重要的收入流。监测组自其第四次报告(S/2014/402，第 51-54 段)以来记录了这一问题。除了加强对阿富汗境内工业的国内控制以来，增强国际客户对来自阿富汗的自然资源的认识，对于建立阻碍塔利班创造这方面资产能力的潜在障碍是必要的。

50. 塔利班向阿富汗合法和有执照的采矿公司敲诈勒索钱财是一个国内执法问题，目前阿富汗政府正在追查此事。²⁷ 此外，该国政府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采掘行业透明倡议合作，以提高阿富汗该行业的透明度。²⁸ 这项工作还将增加障碍，目的是防止塔利班向该国的合法采矿业敲诈勒索钱财。此外，塔利班从自己非法开采的自然资源中创造资产的能力问题，是一个可以适用 1988(2011)号决议制裁制度的问题。塔利班必须把这些自然资源出售到国际市场上。因此，有关资源和所涉金融交易跨越国际边界，受国际管制。正如监测组关于塔利班和犯罪组织之间合作的特别报告(S/2015/79)中概述的，塔利班控制的非法开采的自然资源通过伪造的原产地文件进入全球市场(S/2015/79，第 25 段)。

51. 监测组与该部门以及阿富汗政府和其他几个会员国的专家的进一步讨论再次强调，国际客户要执行更严格的合规和尽职调查程序，就必须更多了解这一非法资产创造活动所涉及的网络以及这些非法采矿场的地理位置。

52. 监测组建议委员会向所有会员国发出普通照会，鼓励那些尚未这样做的会员国提高有关私营部门利益攸关方的认识，即从阿富汗非法开采的自然资源也可使塔利班受益。

53. 此外，监测组建议委员会鼓励会员国通过普通照会提交潜在列名请求，将参与塔利班非法开采的自然资源的国际销售的个人作为列名目标。

54. 最后，监测组建议委员会授权其继续与阿富汗政府以及私营部门的相关利益攸关方合作，探讨向有关政府和行业利益攸关方发布有关阿富汗非法采矿场位置的更多详情的各种可能性。

²⁶ 见上文第 17 段。

²⁷ 例如，见 Cecilia Jamasmie，“阿富汗部署安全部队取缔大型非法采矿活动”，2016 年 6 月 8 日。可查阅 www.mining.com/afghanistan-deploys-security-forces-in-large-illegal-mining-crackdown。

²⁸ 例如，见 Pablo Valverde，“Informing reforms-one report at a time” (2016 年 3 月 9 日)。可查阅 <https://eiti.org/node/4490>。

C. 武器禁运

1. 简易爆炸装置

55. 虽然简易爆炸装置的整体使用次数在当前的交战季节已有所减少，²⁹ 但监测组继续收到来自会员国的文件，强调指出有人仍在供应这类装置的组件，如雷管、导爆索和遥控触发装置，以及自制炸药前体。监测组的所有对话者都强调，塔利班似乎不缺少这些组件的供应。秘书长在最近有关应对简易爆炸装置所构成威胁的报告中，将阿富汗称为受简易爆炸装置影响最大的国家之一，并强调指出，此类装置在阿富汗杀死的平民相当于地雷杀死的平民的 10 倍(A/71/187，第 5 段和第 11 段)。此外，上文概要提到，塔利班还将简易爆炸装置作为政治工具使用：通过破坏民用基础设施，阻碍阿富汗政府向民众提供服务的能力。因此，减少向塔利班供应这类部件不仅将确保更严格地实施武器禁运，而且还有可能带来积极的政治影响。

56. 监测组第六次报告中概要提到(S/2015/648，第 52-53 段)，涉及进口和处理有可能被误用于简易爆炸装置的民用部件的阿富汗法律和监管框架在过去几年取得了很大发展。因此，加强生产这些部件的行业一级的控制，是在这方面提高武器禁运效力的一次机会。秘书长最近的报告也强调了这一问题，并建议制定相关产业的国家行为守则(A/71/187，建议 1)。监测组自其第三次报告起一直强调这些行业准则的重要性(S/2013/656，第 59-66 段)。监测组将继续与相关行业和伊斯兰坦布尔进程等区域倡议合作，以进一步提高对这一问题的认识。

57. 秘书长关于应对简易爆炸装置所构成威胁的报告是一份至关重要的文件，向会员国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建议。因此，更好地了解该报告及其建议是非常重要的。

58. 监测组建议委员会探讨各种可能性，诸如举办研讨会，以向处理这一问题的有关利益有关方传播秘书长的报告(A/71/187)，例如通过联合国在该区域的驻地协调员开展这项工作。监测组随时准备在此类研讨会上作介绍。

2. 武器和弹药

59. 除了简易爆炸装置部件，塔利班的武器和弹药供应仍是一个持续令人关切的问题。阿富汗政府以及监测组在这一问题上接触过的所有国际对话者都强调指出，在当前或过去的交战季节的任何时候，塔利班似乎都没有在为其战斗部队再补给此种物资方面遇到过困难。若干会员国以及阿富汗政府向监测组解释说，此类物资的来源难以追踪，因为阿富汗和更广泛地区的武器和弹药泛滥。因此，塔利班所使用的部分武器和弹药可能是由阿富汗境外的运动非法获得的。监测组将继续与该区域的会员国交流，以进一步提高对这一问题的认识。

²⁹ 见上文第 6 段。

60. 此外，若干对话者强调了阿富汗在管理安全部队的武器和弹药储存方面面临的挑战。这种情况，再加上持续交战期间的再补给，带来了大量武器和弹药可能丢失的风险。监测组与阿富汗军事官员和国际对话者的讨论显示，阿富汗的军事储存中有大量武器和弹药仍然下落不明。在最近的访问期间，监测组与阿富汗有关当局讨论了储存管理方面的挑战。监测组将继续进行这些讨论，以确定是否可以采取进一步措施以减轻这一风险。

61. 监测组建议委员会鼓励阿富汗政府探讨可采取哪些措施，以便在现有手段范围内与联合国有关机构合作改善储存管理。³⁰

62. 除了武器和弹药供应，阿富汗政府一些高级官员强调指出，在正在进行的交战季节，从塔利班战斗人员手中缴获了越来越多高度专业化、现代化的装备，例如狙击步枪、激光瞄准器和夜视镜。一些会员国还强调，阿富汗境内忠于伊黎伊斯兰国的战斗人员尽管处于持续的军事压力下，也一直能够获得这样的专业装备。阿富汗官员和监测组的国际对话者称，缴获的专业装备原产地为外国。塔利班过去一直能够通过盗窃或在战场上交战时缴获这些设备获得少量的专业装备。监测组在过去向委员会报告了这一问题。但是，在监测组最近的讨论期间，这一问题据报显然已经变得更为严重，不能仅由个别盗窃事件或战场缴获来解释。与简易爆炸装置的备件问题类似，缴获这类装备的文件记录对于确定潜在的风险领域至关重要。

63. 监测组建议委员会授权它开展一项与记录阿富汗部队缴获的简易爆炸装置部件的现有项目类似的专门项目，目的是系统地记录从阿富汗境内与塔利班、基地组织和伊黎伊斯兰国下属战斗人员手中缴获的专业装备的数量、类型和品牌。随后会员国可通过橙色和紫色通报通知将此类文件提供给国际刑警组织的机制。³¹

六. 监测组的工作

A. 与会员国、学术界和民间社会专家的合作

64. 监测组与阿富汗政府持续密切合作，并期待在 2017 年恢复对该国开展经常访问的时间表。在访问期间，监测组还为阿富汗官员举办了关于第 1988(2011)号决议制裁制度和相关进程的研讨会。此外，监测组在各次国别访问和在多次区域和国际情报机构会议期间，为本报告收集了关于阿富汗局势的资料。监测组还继续与学术界和民间社会专家就塔利班运动和阿富汗局势进行交流。2015 年 6 月以

³⁰ 联合国马里多层面综合稳定团(马里稳定团)目前的任务规定可以充当此种项目的潜在蓝图。见第 2227(2015)号决议第 14 段和第 34 段。

³¹ 橙色通报用于共享对公共安全构成严重和紧迫威胁的事件、个人、物体或过程的信息。紫色通报用于共享关于作案手法、物体、装置和藏匿方法的信息。见 www.interpol.int/INTERPOL-expertise/Notices。

来，监测组在对该国访问期间与阿富汗分析人员和学者进行了交流。此外，监测组在俄罗斯联邦、美利坚合众国和欧洲，就阿富汗问题与学术专家进行了交流。

B. 与区域组织的合作

65. 除了与阿富汗政府正在进行的合作，监测组继续与麦纳麦的海上联合部队第 150 联合特遣队(150 联合特遣队)和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合作，查明和分析塔利班参与毒品通过印度洋流出阿富汗的情况(S/2015/648，第 55 段)。监测组定期向委员会提供有关这一特定项目的最新进展情况。

66. 同样，监测组还与集体安全条约组织交流，以查明塔利班通过所谓的“北方路线”参与毒品流动的情况。自发布第六次报告以来，监测组与该组织的代表在莫斯科和纽约举行了几次会议，并且该组织的副秘书长在 2016 年 6 月 1 日向委员会介绍了其目前的禁毒和反恐工作。监测组还与上海合作组织就类似的提议进行了交流。

C. 与其他联合国机构的合作

67. 监测组继续与联合国阿富汗援助团(联阿援助团)密切配合，并感谢联阿援助团在负责阿富汗问题秘书长特别代表兼联阿援助团团长 Tadamichi Yamamoto 的领导下，在监测组访问该国过程中和访问之间向监测组提供的定期支助。此外，监测组继续与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的相关专家就阿富汗的毒品经济进行交流。

D. 安全理事会与国际刑事警察组织之间的合作

68. 监测组还与国际刑警组织驻喀布尔的国家中央局建立了密集和频繁的合作关系。这种合作定期促成威胁评估的交流和向监测组提供有关列名个人的官方资料。除了国家中心局，监测组还与国际刑警组织在法国里昂总部的各工作组和各部门密切合作。由于国际刑警组织纽约联络处和授权支持监测组工作的联合国工作人员的工作，监测组还从国际刑警组织位于各成员国的国家中心局收到了有关列名个人和实体的资料。监测组还参加了国际刑警组织举办的联合国区域制裁培训研讨会，以提高相关利益攸关方对第 1988(2011)号决议制裁制度的认识。

E. 促进公开辩论

69. 监测组欢迎对本报告中所载分析和提议提出反馈意见，反馈意见可以电子邮件形式发送(1988mt@un.org)。
